



从“默默无闻”到“风向标”

2018年三影堂摄影奖作品展

执行 | 崔钊 图 | 文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三影堂摄影奖——为支持中国新锐摄影师，推广当代摄影艺术，三影堂于2009年开启了面向全球华人、一年一度的“三影堂摄影奖”项目。“三影堂摄影奖”以学术思想为基础，以对当代摄影的独立认识作为出发点，邀请国际评委，在不断涌现的摄影艺术新潮流中，选取具有独立精神和艺术潜质的艺术家及作品，考查、梳理和研究中国当代摄影；同时以专业制作、评论、展览和出版的方式，将中国当代的新锐摄影介绍给广大公众，进而推动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

十年，不知不觉三影堂摄影奖已经设立十年了。在中国传统习惯里，人们总会将“十”作为一个总结性的时间点。十年的时间，三影堂摄影奖从“默默无闻”逐渐成为当下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奖项，它也逐渐建构起了完善的征集、评选体系——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为此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作为一个奖项，三影堂摄影奖为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甚至从某种角度讲，它逐渐成为中国当今影像发展的一个“风向标”。

2018年，经过三影堂评委会及特邀初选评委杜曦云、何伊宁的初选，从533位参赛者的作品中选出20位艺术家入围本届三影堂摄影奖作品展。该展将在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在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开幕。

入围本届三影堂摄影奖的艺术家人分别是（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陈华、陈荣辉、陈卓、范冉冉、黄乖儿&汪润中、黄森威、李博、黎晨驰、马海蛟、石真、童碧燕、王翰林、王拓、文非易、吴曦煌&代磊、殷家梁、爰默杨、张野姣、赵玉等人。



爱默杨

《乙未》和《灵光》

2009年冬，我住在北京的南城，离菜市口不远。那个冬天我经常拎着一台哈苏数字相机，在附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瞎转。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那些所谓的老胡同——它们没有多老，只是摆出一副老的姿态罢了。如果天气寒冷，路上行人很少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老胡同以警惕的、傲慢的目光看着你，对你的摄影机充满了敌意。你将局促不安，一无所获。拆迁房则恰好相反（除非你是维权记者，但拆迁房很敏感，能够准确的判断出你的身份），它以一种完全敞开的姿态接纳你。它所有的一切：梦想、悲伤、快乐、心血、趣味、争执、伤口、幻想、成长、欲望等等，所有被抛弃的秘密白花花的、黑黢黢的、闪着亮光的裸露在你面前。你不会见到比它更坦诚和真实的事物。难以置信，仿佛那不是它的故事，而是它

饰演的、虚构的角色。这真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灵光系列”、“乙未系列”就是在那一年拍摄于南城的拆迁房。我特意选择阳光明媚、空气通透的上午，并非因为技术原因，而是在在我看来，阳光和破败之间，隐形的、控制我们的鬼魅——这部伟大电影的主角——才得以显现。是美好的阳光让我意识到某些东西正在疯狂的生长。

2015年是乙未年，苦命羊年！在各种媒体里经历了一堆“虚拟”的、碎片化的苦难后，我试图用虚拟的技术和语法呈现那个看不见的权利。我经常想，除了这虚拟的技术和语言，以及我们内心不可言说的恐惧，这世界上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没有生命的能量却能疯狂生长，淹没一切？

陈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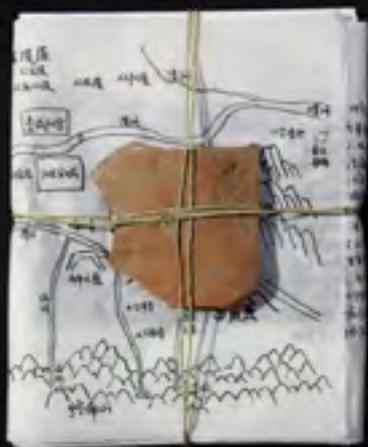
《在长安》

我居住的这个地方，现在叫西安，在古代，它被称为长安。

这里曾经是中国13个朝代的首都，周、秦、汉、唐等历史上几个重要时刻都在这里建都——文明不断建立，又不断被摧毁，在这块土地下面，重重叠叠了许多层废墟。过去的城池，曾被无数的帝王反复征服，过去的风景，曾被无数的诗人反复歌咏。然而，这个辉煌的地方经过千年之后，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所有的历史存在都被埋进了土里，数千年的战乱、饥荒，使它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辉煌。

它由两部分组成：古典与现在。两千年前的帝王宫殿、陵墓的废墟与现在的城市和村庄并列着，这里的过去与现实似乎完全不同，充满了裂缝，但在某时某刻又会神奇地重逢。每次出门，每一条大路、小路，东西南北，每一处，每一个方向，都通向一处遗址或废墟。

摄影只能拍摄当下的此刻，但是我想捕捉到千年前的过去。透过现实的景观，冲破种种重围，寻觅到过去的诗意，复活历史的存在。创造一种基于现实生活的影像考古方法。现在的此地与过去的那里重叠在一个空间之中，尝试着以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与诗歌的方法去行走，寻找现实与历史记忆的交错汇合，寻找同一空间里并存的两种叙述方法，这多重时空，属于现在，也属于过去。“在长安”是历史与现实的对撞，是各种矛盾、各种时空的汇合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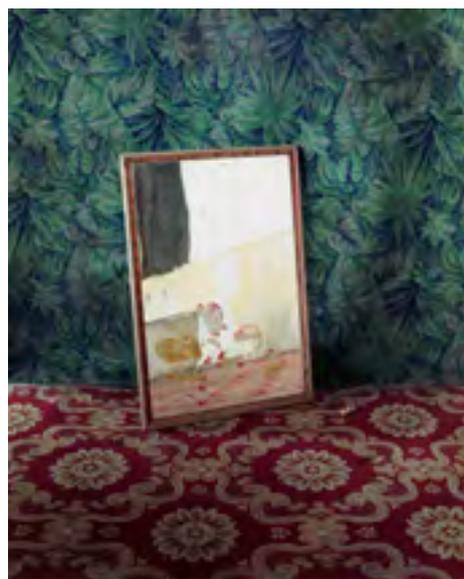




“

于是，我拍摄了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年轻人和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我想知道这些代表着城市未来的年轻人面对这种巨变是持有怎样的态度，是离开家乡还是留守家乡？

”



陈荣辉

《北地凛冬》

这是我拍摄的一个关于中国东北，关于中国“城市收缩”的故事。“城市收缩”是指那些人口不断外流，经济衰退，城市失去活力的一种现象。东北曾经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国重工业基地，但是现在的东北经历着剧变，每年关于东北的话题也都会引起热议。

于是，我拍摄了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年轻人和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我想知道这些代表着城市未来的年轻人面对这种巨变是持有怎样的态度，是离开家乡还是留守家乡？

在零下30度的北方，我用8×10大画幅相机拍下了这片冰冷的北方土地和处于冰冷状态下的年轻人的肖像，同时我也在探讨作为个体在面对着中国集体主义影响下的时候，我们个人的选择，这种选择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它吸引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按下快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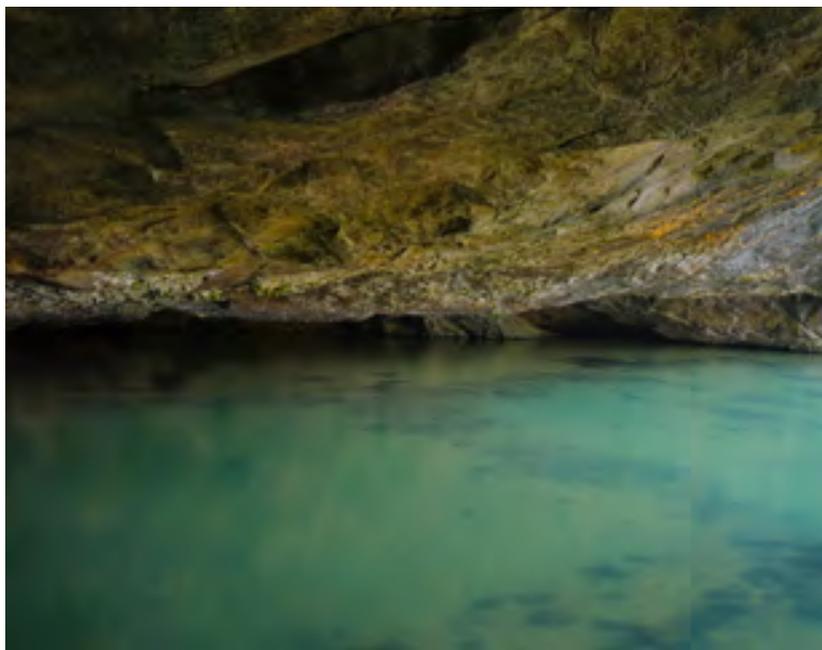
陈卓

《荒蛮故事》

2017年年末的时候，我进入了三十岁的人生阶段。回想近七八年的时间，大量的旅行将我的生活分割成了两种差异很大的状态——从最开始与朋友结伴而行，再回到近几年一个人去看世界，远离城市、社交和现代文明的时间里，世界之于我多数呈现出了一个充满野性又奇异化的姿态。

我所处的城市生活里总是充斥着一片勃然的假象，而在旅行中又经常看到很多满目疮痍的图景，有时候我分不清这两种画面究竟哪个是更为真实的，于是我试图用图像这样一种手段来记录我的感受。

我之前的作品一直在拍摄风景，想寻找风景与人的一种距离感，而新的作品我则开始介入和关注自然，首先感兴趣的是关于灾难的大量图像，灾难同样给予我一种前所未有的距离感。我时常在想，苦难和废墟这样的叙事也许是我们强加的，崩坏的冰层、石化的火焰仅仅代表着一种藏而不露的激情和所向披靡的力量。于是我开始在网络上观看和收集这些关于灾难的图像，并试图将它们挪用和拼凑成为一种风景；与此同时，去用照相机拍摄旅途中看到的炫目的自然和诱使我产生联想的物质。我试图从中寻找和构建一种关于野性的想象。





范冉冉

《权宜之计》

生活在当下社会，免不了会压抑自己的观点，与一些“价值观”做妥协，除却外在因素，这种压抑与妥协更多地来源于自己妄想症般的念头——这些疯狂的念头往往让我处于一个“危险”的环境之中，这样的“危险”又来自哪里呢？

通过创作，面对这种“危险”我可以更自由地表达。此项目名为《权宜之计》，我将焦虑溶解于制作这些装置的过程中，而每一个装置都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具体问题最有效的“权宜之计”，在现实中无法完成的部分便由摄影来解决。这既是幻想，也是获取力量最直接的方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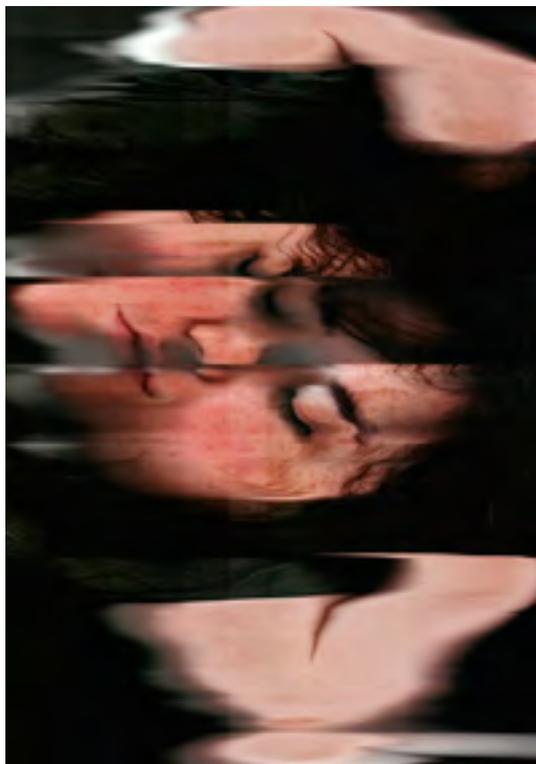
我将焦虑溶解于制作这些装置的过程中，而每一个装置都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具体问题最有效的“权宜之计”

”

黄乖儿 & 汪润中

《一种摄影前的摄影》

这个作品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探索性的突破：1、媒介的拓宽，突破基于人眼的空间透视法；2、凝视的取消，摄影师与被摄对象关系的改变；3、材料与展出方式的结合，突破摄影的传统展出方式。首先，我们通过使用依赖“零距离”的“触碰”、“抚摸”生成影像的装置（apparatus），将寻常（mundane）肖像摄影的场景转化成缠绕而破碎的“时间肖像”。这种新的肖像影像打破了我们人类双眼成像的方式，因而对于观看者来说是模糊和陌生的。同时，在这种触及——被触及（touching-touched）的经验中，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和凝视一起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影像生产的装置在时间维度上的蔓延，意义也由此发生：每一次的“触”都是一次新的生命经验，并带来新的影像。这样的一种影像生产的方式优雅的转化了传统摄影的主——客体关系，并提供了一种彼此依赖的亲密互动，而当下愈发程序化和景观化的传统“拍照”过程正是在这样一种消解与互动中重获生机。





黄森威

《最美花红》

2016年的一次郊游，我骑自行车穿梭于成都西北一带的农村。途中经过一间小卖部，发现门口的外墙上贴着一张半开大小的乐谱，标题是《最美花红》。老板说，这个地方叫作“花红村”，印刷在乐谱上的词曲正是这座村的“村歌”。小卖部老板给了我一份“村歌”的小样，可以在手机上播放试听。

这首歌向我展示了一幅乡村快速发展的浪漫愿景，正巧，当时不远处的工地中传来挖掘机的阵阵轰鸣声——一个是愿景，一个是实景，亦真亦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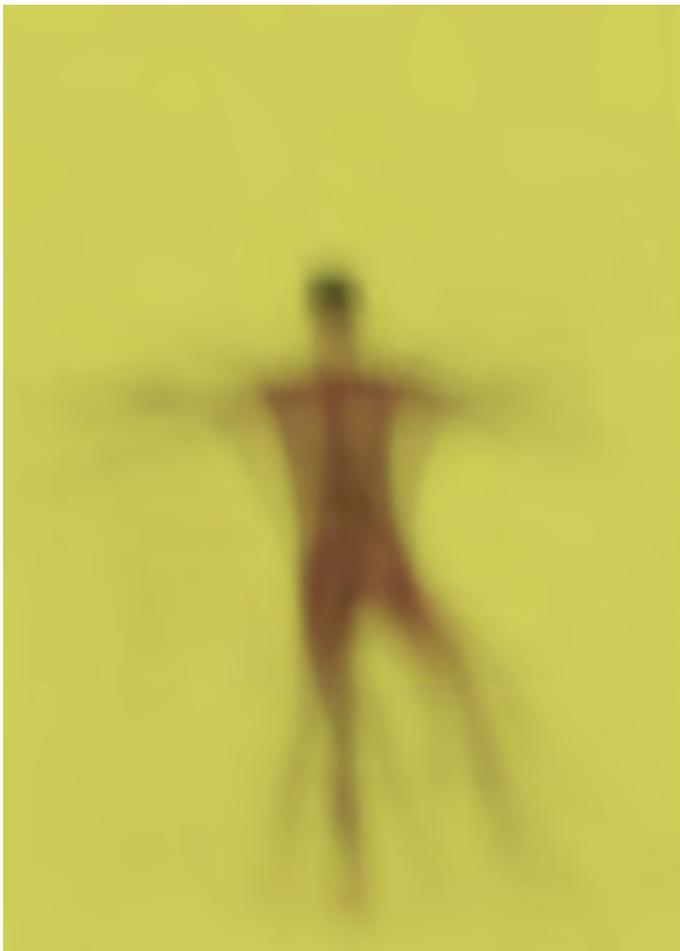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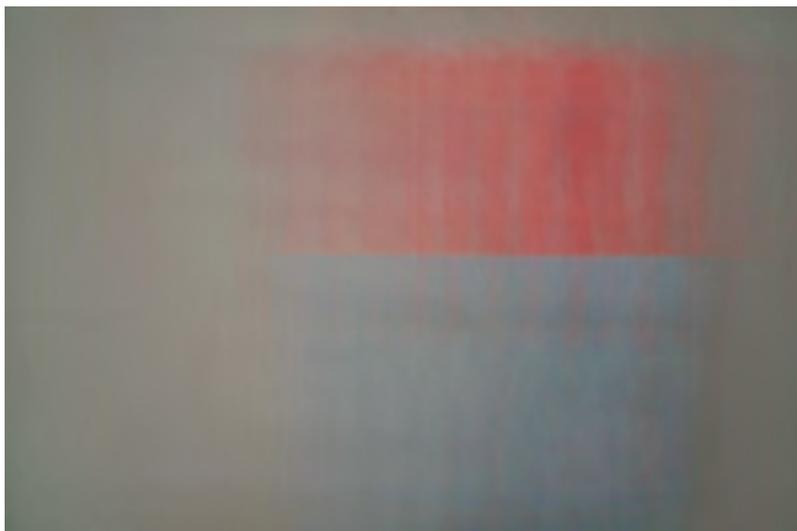
在现实的实景里，中国的乡村正在被“城市化”塑造成另外一个模样，那些临近城市的边缘地区，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乡村景象，吸引着我不停的前往——我开始关注成都西北一带的乡村实景，同时也不自觉地借影像谱写着与《最美花红》类似的愿景。



“

这些瞬时性的雕塑只存在于曝光生成的虚空中，是将真实时空和身体运动压缩至平面后的可视生命律动。

”



黎晨弛

《 adhd 》

“adhd”是通过身体运动来创作的平面雕塑。艺术家将颜料涂抹于身体的不同部位，在舞台化的空间内进行长时间且重复性的行为表演，并用摄影的手段将全过程进行采样纪录。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生命的外在表现形式—身体还原到变化的历程中。正如《塔木德》羊皮卷所说：生命是一道掠过的影子，所以人世的一切都无法用静止的图像捕捉。

这些瞬时性的雕塑只存在于曝光生成的虚空中，是将真实时空和身体运动压缩至平面后的可视生命律动。



李博

《义勇军进行曲》

这个作品是“无声合唱团”项目的一部分。他们是被上帝禁声的聋哑孩子，我们一起做了“无声合唱团”，在这四年的世间里我们和孩子们经历了许多快乐和悲伤，也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贪婪，我们相互鼓励和帮助：孩子们变得快乐、自信和豁达，同时他们救赎了我，也让我越来越清晰和坚定用艺术的方式来寻找平等和自由，也越来越了解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慢慢觉得自己和这些孩子很像，都是被很多客观的条件限制了获取和表达。

他们的声音没受过污染、没被刻意修饰。他们的声音中还都留着自然之声的残迹，也保有着最原始的力量，这是人类最原始、最纯净、最真切、最简练、最抽象的表达方式。也许很多人觉得这不是“正常”的声音，但又何妨呢？这是他们的权利，在他们的声音面前，我们的语言仿佛瞬间失去了意义，我希望通过这个长期项目，让孩子们建立自信，也让普通人能理解和进入他们的世界，彼此发生真正的心灵交流，让他们享受到真正的平等，让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堂堂正正做人，让他们帮助更多的人。当下的我们也许更加残缺和麻木，而他们却是用心感受着世界的精灵。

石真

《Memories Of Things Past》

这是一个基于真实历史资料的非虚构影像作品，以一本19世纪比利时家族日记为源素材，混合了文字、图像、信件、照片、历史资料、艺术家手工书等多种媒介为呈现方式，试以探讨真实与回忆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界线。

几年前非常偶然的的机会，艺术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个跳蚤市场的垃圾堆里捡到本日记，封面上标有“LLDM 1953 Diary”字样。日记作者为女性，以“LLDM”署名，记述了整个家族1872年至1954年间五代人的故事：LLDM在19世纪末的蒸汽游轮环球旅行，欧洲文化沙龙的黄金年代，两次世界大战，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层社会中的女权运动萌芽等。其中家族往来信件、老照片、历史资料均保存完好。

2016年初，艺术家开始着手以此日记中所记载的线索对LLDM及其家族进行系谱研究（genealogy），后通过档案及历史资料对比，逐步将日记中的人物和故事线索一一还原。

日记原本以1872年12月12日作者LLDM出生为起点，结束于1953年12月，LLDM于翌年去世。但对比调查中发现日记中存在一系列疑点，这些疑问构成了《Memories Of Things Past》这个作品系列探讨的出发点，使艺术家得以获得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到故事中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Memories Of Things Past》的艺术家手工书创作。

手工书完成后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通过合作过的策展人得知LLDM的曾孙女Christine Beckers曾于几年前出版过一本自传。经由朋友牵线，辗转联系到出版社负责该项目的责编，沟通后终于与Christine本人取得联系，并于2016年5月底至其家中拜访。

Christine Beckers在六七十年代曾是欧洲辉煌一时的女赛车手，文学专业出身，后因对汽车和速度的迷恋而离家走上职业赛车手道路。第一位拉力赛和场地赛双料女冠军，四次参加勒芒24小时拉力赛并三次夺冠，勒芒赛车学校创办人之一。

到访Christine位于法国西南部Mont-de-Marsan家中时，她安排艺术家住在母亲Denise和祖母Marguerite过世前居住的套房里，一切家居摆设均保持原状，日记中存在的人物突然奇妙地真实了起来。

Christine讲起日记中未曾记载的关于母亲Denise离世的故事，突发重病的母亲选择在瑞士疗养院中以安乐死结束自己的生命，执行注射的当天儿女从各地赶来，病房里被母亲童年记忆中的白百合香气围绕，唱机里放着Denise最爱的德彪西钢琴曲，母亲含笑离去，又一代人的故事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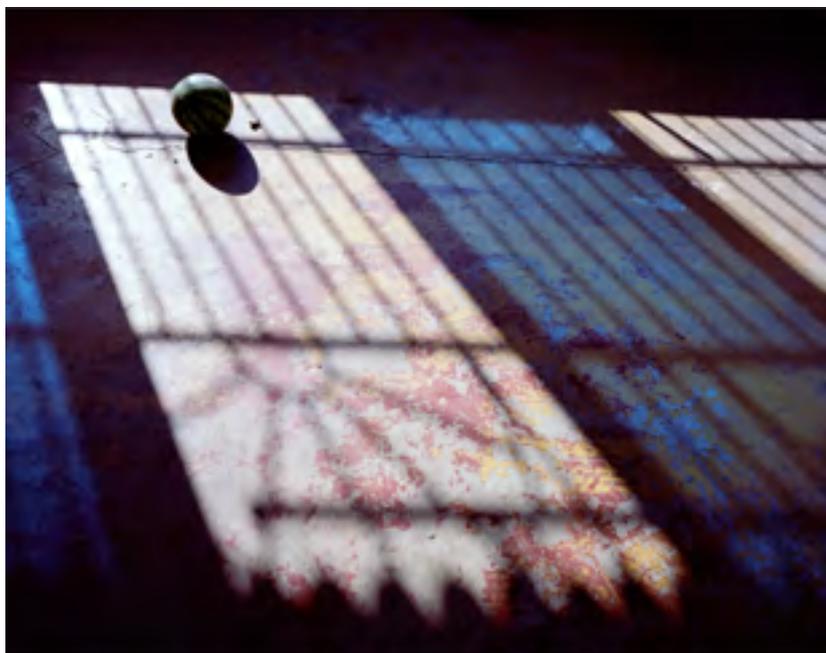
Christine法国家中的后院里还留有年轻时与先生共同改造的私人飞机跑道痕迹。借用Christine本人的话说，先生是她此生最知己的爱人、最忠实的朋友和最坚实的后盾，是她实现自我价值和梦想的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二人婚后领养有一子一女，女儿远嫁，儿子在幼年时期患病导致智力缺陷，日记中记述的家族的故事至此完结。



“

这里的人刚刚搬走，很多家具、椅子、家庭物品还完整地保留着，仿佛空气中还弥漫着人的余温。

”



童碧燕

《往日时光》

这是艺术家曾经住过的地方，但现在面临着拆迁，就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到处可以见到的一样。飞速发展的经济，新旧交替的时刻，个人的回忆和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着的面貌交融在一起。这里面既有私人的怀念，也有当下中国发展的痕迹，两者交缠在一起，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情感基调。在艺术家拍摄这个称为“西门小区”的时候，这里的人刚刚搬走，很多家具、椅子、家庭物品还完整地保留着，仿佛空气中还弥漫着人的余温。艺术家很爱这个地方，他缅怀这里的一切，这里就像他梦中的家，所以他用镜头拍摄了这里的每一处地方。

艺术家采用中画幅相机拍摄，是因为胶片有怀旧感觉，能够唤起人们人生中一份珍贵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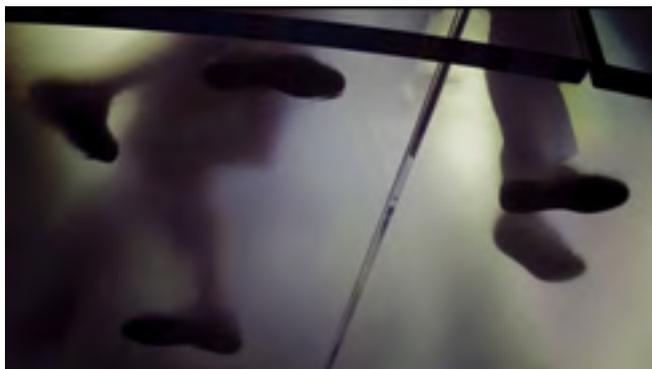
王翰林

《寻觅鲁博》

“鲁博”是艺术家的乳名，通过寻觅“他”，来填补艺术家自身记忆的空白。这个作品是他个人情感的延续，是对他自身的梳理，也是将摄影与个人成长经历和情感相结合的产物。以图像的方式去表达空间和时间的模糊与纠缠，以及整个军人世家对艺术家产生的影响（艺术家的父亲是一位军人）。自幼跟随父亲工作地点的变迁，导致艺术家身边的环境不断的转变，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失），他对儿时不断辗转的生活日渐模糊，对那段记忆有种想要看的更加真切的期盼，旧事旧地有时会出现在脑海，同时又隐隐作痛，所以艺术家选择用摄影来记录他的这些变化，这里面包含历史，回忆，印象和思念，这一切又都是情感与记忆交汇的结果。（作品进行中）

作品分为3个部分——平面摄影部分，手工书实物，视频影像（15分钟的短片），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作品《寻觅鲁博》。





王拓

《对话》

《对话》项目由若干组互相对应的绘画和影像组成。《逛超市》中的绘画展现了艺术家在美国生活时得以常见的超市橱窗一隅：超市小偷的通缉肖像与超市推荐商品图录被并置在一起。这种视觉上的矛盾与间离的可能原因，是人和商品被生存本能和对消费渴望的营造联结在一起。就此也牵涉出影像作品中以超市货架图像以及超市监控图像为样本的交叠，并以此来展现出的人对待商品和人本身的不同视角。

“

超市小偷的通缉肖像与超市推荐商品图录被并置在一起。这种视觉上的矛盾与间离的可能原因，是人和商品被生存本能和对消费渴望的营造联结在一起。

”





文非易

《 柚子樹下 》

其艺术实践及研究以东西方哲学与美学传统中对情感 (emotion, sentiment) 概念相异的总谱系 (genealogy) 研究展开, 借用比较文学的方法, 旨在讨论抒情传统 (lyrical tradition) 在视觉艺术语境中的表达。以诗歌中景与情, 意与象的对照关系探索摄影语言中明确语意 (signification) 的缺席 (absence)。通过并置、组合的方法, 对影像之间是否存在的叙事性关系进行提问。

柚子树下 (Under the Yuzu Tree) 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 包含了摄影、移动影像、摄影书、文本。通过混合家庭相册照片、私人摄影等不同媒介的方式, 意在搅动影像的模糊性 (ambiguity), 同时关注与风景 (landscape) 对人的直观体验与记忆, 私人与 史, 情感承载物之间的共鸣 (resonance) 关系。



吴曦煌 & 代磊

《咪咪流浪记》

《咪咪流浪记》原本是一部日本动画，主要内容是主角咪咪一边跟着马戏团流浪一边寻找母亲的故事。我们的作品借用这个名字，意在借用其寻亲的含义。咪咪是一个虚拟形象，一只由人变成的猿猴。为了寻找到他心目中的答案，他行走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但是问题并没有答案，所以他可能需要永远的走下去。

吴曦煌和代磊通过各种形式（行为艺术、角色扮演、涂鸦等）试图使咪咪介入到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一些艺术家的创作中，甚至是偶发事件或者重要历史时刻。从另一个物种的角度，通过介入的方式去反观人的生存，意识，观念等种种看似约定俗成的东西。此项目模糊了影像、行为、表演等多种艺术语言的边界，试图通过长时间不同阶段的创作去完善一种更加融合的表达方式。

赵玉

《NEWCOMER》

“他文化”是真正的欲望。

要创造好的杂交作品，首先艺术家本人要成为真正的“基因杂交人”。——陈箴

“在被真正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居伊·德波

此处的基因杂交人，我将其诠释为（个人经验下的）无数次的迁移成果。

明信片架子有着可以同时承载不同年代，不同时空所发生的事情、人物的功能。对于几十张照片的呈现，也因这个物件而得以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于是，它们之间开始产生对话。正如博尔赫斯作品的中心思想被指为：世界是一团混乱，时间是循环交叉的，空间是同时并存的，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和可能性。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像走进了迷宫，既丧失了目的，也找不到出口。

而对我来说，芭蕉树——作为“他文化”的小切口，明确地提示着我，隐晦地和过往历史、空间对话，并诠释着当下所在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





Hana Zhang

《桂兰》

桂兰是我外婆的名字，她那个年代的父母都喜欢给女孩起这样的名字，桂花和兰花。

这组照片来自于我与外婆居住的一个月。自我离家后，与外婆已有十年没有在一起住过，这十年间，外婆中风后瘫痪，一半的身体不能动，从此开始了轮椅上的生活。这个夏天，我回到故乡，但外婆已无法说话，她抬起手悬在轮椅扶手边，我知道她在问我女儿在哪。

在故乡的一个月，我似乎像个外人一般地生活。周围的人和事带来的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我恐慌，我所记忆的故乡已经消失了。因事返回上海时，我想着自己不久还会再回去。然而就在我事情办妥准备飞回家乡前一天，外婆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去回想我们的最后一面，我故意装作很轻松，我怕外婆会哭。后来花了很久的时间，我才明白，人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能够稍微懂得其中的意义。那些巧合的注定，串在一起，形成了我的命运，也形成了外婆的命运，以及几代人的命运。于是我不再执迷于寻找一个答案。我开始明白，就算随着记忆和时间的流逝，一些细节和面貌会被忘记，有些东西也不会消失，某种东西以类似于“轮回”的方式继续存在于在这个世界上。

马海蛟

《马国权：1989—2016》

结合图片摄影以及拼贴的形式，展示艺术家在近30年生活中所产生的文献内容。1989年，马国权在个人的笔记本上抄录了《社会交际》一书的部分内容，这是现在可寻的他在车伤前的笔迹，27年后，马国权在照片上重新书写了这些笔迹的内容。时间性成为了这件作品的内在线索，成熟与幼稚的笔迹形成了对比，而笔迹的内容也随着时间的流转生成了新的趣味。



殷家梁

《光暗间》

关注与自然相互相生的关系为题，再向上追索，便会见到艺术家与职人的生涯。2016春天，在京都国际写真祭获得KG+奖项，让艺术家有机会在这个以手工艺与文化著名的古城，深入研究艺术家的生活，带着未知与好奇，他移居京都半年，与这些传统手工职人一起生活。能亲炙他们代代相传的工法与工具工作令我目眩神迷。过程中，艺术家逐渐理解工艺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工作或传承，手工艺文化乃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处于世，从对工艺的热情出发，同时创作与作品共活。无论是神社所用的日本扁柏、用以天然染织的花朵、流过和纸村的河流、烧制成茶碗的土壤，一切都诉说着人与自然的相互平衡与尊重，我们今日社会轻易错失的细节。工具、自然、灵性、技艺，家传的荣耀与传承、艺术社群的价，组成了京都这个城市的血脉。《光暗间》诉说着我们一生的年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相互传承，在照片与印刷中保存的一刻光影。📷

